

030
39

燕京大學
國故概要
文藝學理
論之部
郭紹虞編

國故概要甲輯文學理論之部

國故概要教材選輯之一目次

第一講 文學之定義

蕭統文選序

文選 一

附 阮元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聖經室三集 八

阮元文言說

聖經室三集 九

附 李祖望文言說

鏗不舍齋文集 一一

附 劉師培廣阮氏文言說

左靈集 一三

劉師培論文雜記一則

國粹學報 一四

章炳麟文學總略

國故論衡 一六

第二講 文學之分類

阮福文筆對

阮元研經室三集 二五

劉天惠文筆攷

學海堂集 三〇

目

次

一

國故概要教材選輯之一

二

梁國珍文筆攷	學海堂集	三四
侯康文筆攷	學海堂集	三五
梁光釗文筆攷	學海堂集	三七
朱翔鳳論文筆	過庭錄	三七
劉師培文筆詞筆詩筆攷	中國學報	四〇
劉師培論文雜記	國粹學報	四三
王肇祥文筆說	國故月刊	四五
章炳麟文學論略	國粹學報	四七
郭紹虞文筆再辨	文學年報	五六

第三講 文學之體製上

徐師曾文體明辨序目選錄	文體明辨	七七
附 郭紹虞南朝文學批評之文體論	中國文學批評史	一〇〇
附 施畸駢文派分類之略評	中國文體論	一〇七

第四講 文學之體製下

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目	古文辭類纂	一〇九
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序例	經史百家雜鈔	一一二
李元度天岳山館文鈔序例	天岳山館文鈔	一二五
吳曾祺文體芻言	涵芬樓文談	一三五
張相古今文綜序論節選	古今文綜	一四〇

第五講 文章之音節上

劉勰文心雕龍聲律篇	文心雕龍	一八五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	宋書	一八六
陸厥與沈約書	南史	一八七
沈約答陸厥書	南史	一八九
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八病解	文鏡秘府論	一八九
吳鎮梅聖俞續金針詩格八病說考訂	松花庵全集	一九七

國故概要教材選輯之一

四

劉大白八病正誤……………舊詩新話……………二〇一

唐鉞八病非病論……………國故新探……………二〇四

郭紹虞永明聲病說……………天津益世報文學副刊……………二一一

第六講 文章之音節下

劉大白中國舊詩篇中的聲調問題……………小說月報……………二三三

劉大白說中國詩篇中的次第律……………小說月報……………三四七

唐鉞中國文體的分析……………國故新探……………三七八

郭紹虞論永明體至律體之聲律……………大公報文藝副刊……………三八六

國故概要教材選輯之一

文學理論之部

郭紹虞輯

第一講 文學之定義

蕭統文選序

文選卷首

節錄學海堂集卷七張杓林伯桐龍泉曾創鄭若經曰管黃位清謝念功劉廣廷臣
諸人注

式觀元始，眇觀玄風。〔註一〕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註二〕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註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

註一 張杓曰：『廣雅釋詁三曰，玄，道也。管子心術上篇曰，以無爲之爲道，然則玄風無爲之風也。』

註二 鄭眾者曰：『說文曰，作起也。此上言未有文字。』

註三 張杓曰：『東晉古文尚書序文也。從此以下至『難可詳悉』，序文字衆興，源流源廣之意。』

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註一〕難可詳悉。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

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註二〕至於今之作，若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註三〕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註四〕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註五〕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註六〕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註七〕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註八〕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註九〕君匪從流，臣進違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盬。臨淵有懷沙之志。〔註一〇〕吟澤有憔悴之容。〔註一一〕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註一二〕

註一 張杓曰：『宋書謝靈運傳論曰：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詞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于逮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

註二 張杓曰：『詩序，子夏作文載選中。從此至「不可勝載」，序賦之源流。賦爲六義之一，故引詩序文發端也。鄭康成注周禮太師職曰：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也。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諷於舊，取善事以勸諫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

註三 林伯桐曰：『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今世作者」，蓋指同時作者。此序則以荀宋以來作者對三百篇以上作者言，故亦曰今也。』

註四 張杓曰：『荀荀況，宋玉賈誼，馬司馬相知也。宋書謝靈運傳論曰：屈平宋玉導清源，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后。此言荀不官屈者，昭明以屈子之體，當別爲一類，荀卿有禮智諸賦故舉之也。』

註五 謝念功曰：『詩譜序曰：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

註六 張杓曰：『漢書西京賦曰：有墨盧公子者。蘇綰注曰：墨，依託也；盧，無也；言無有此公子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曰：蜀人楊得盧爲

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召問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借此三人爲辭，以風諷。子虛上林二賦，昭明列政獵類，而序云述邑居者，以上篇述雲夢，下篇述上林，皆言苑囿也。」

註七

張杓曰：揚子雲，長楊賦序曰：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捕熊羆，羆虎豹豺獾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令胡人爭搏之，上親臨觀；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上長楊賦以風。羽獵賦序曰：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爲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備，禁御所恃，尙秦奢詭誇闕，非爲聲威湯文王三驅之意，故因校獵賦以風之。

註八

羅日章曰：『紀事如潘岳籍田西征射雉，班彪北征諸賦，詠物如王褒洞簫賦，馬融長笛賦，康之琴瑟賦，風雪如宋玉江適王凝之風賦，其后王融謝朓沈約擬風賦，荀況成公綏楊又雲賦，陸機白雲浮雲二賦，草木如鍾會採芝賦，菊花賦，魏文帝曹植學東魏賦，陸機桑賦，魏文帝王粲柳賦，徐幹潘岳橘賦，魚鱉禽獸如陸機魚鱉賦，蔡邕孫楚傅奕碑賦，成公綏鸞鸞賦，南齊鸞鵲賦，顏延之橘白馬，張華鶴鶴，鮑照舞鶴諸賦，有入選者，有不入選者。』

註九

張杓曰：『從此至自茲而作，序騷之源流。王逸離騷經序曰：屈原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

註一〇

熊景星曰：史記屈原傳曰：乃作懷沙之賦。

註一一

張杓曰：『楚辭漁父篇，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註一二

羅日章曰：『劉勰文心雕龍曰：淮南崇朝而賦騷。又曰：昔漢武帝愛騷而淮南作傳，又曰：效騷命篇者，必隨覽逸之華。按此所謂騷人之文也。又案賦之源雖本於詩，而實始於騷。屈原爲詞賦之祖，故另叙入，但名騷不名賦，后人所以有擬騷諸作，是騷於賦究自爲一類。』

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註二〕，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註三〕，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傳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註三〕，四言五言，區以別矣〔註四〕。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鑠並驅〔註五〕。頌者，所以遊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註六〕。舒布爲詩，既言如彼，總成爲頌，又亦若此〔註七〕。次則，箴興於補闕〔註八〕，戒出於弼匡〔註九〕，論則析理精微〔註一〇〕，銘則序事溫潤〔註一一〕，美終則諫發〔註一二〕，圖像則讚興〔註一三〕。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註一四〕，三言八字之文〔註一五〕，篇辭、引序、碑、碣、誌、狀、祭制、錄起、源流、問出、譬陶匏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翫，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註一 張杓曰：『從此至又亦若此，序詩之源流，兼言詩頌之同異。』序曰：詩，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又曰：關雎，麟趾，王者之風，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註二 張杓曰：『禮記樂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鄭康成注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音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延過焉，夜聞而寫之，爲管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南。』

註三 張杓曰：『退傳路章孟降將謂李陵也。漢書章帝傳曰：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爲元王傳，傳子夷王，及孫王，戊戌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諷，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在鄒詩。李陵傳曰：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武帝拜爲騎都尉，將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遇戰兵敗，遂降，陵與蘇武詩三首，有云：擗手上河梁，游子事何之，故曰河梁篇也。』

註四 張杓曰：『任昉文選始曰：四言詩，漢楚王傳，孟，魏，王，戊，詩，三首，有云：擗手上河梁，游子事何之，故曰河梁篇也。』

註五 熊景星曰：『三字，漢安世房中歌郊祀歌諸篇九言，文章緣始以爲魏高郢公作。按謝莊明堂樂歌白帝章亦九言。』

註六 張杓曰：『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詩大雅蒸民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鄭箋：穆，和也。漢司隸校尉魯峻碑，作穆若清風。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來聘，請觀於周樂，爲之歌頌，曰至矣哉。

註七 張杓曰：『此言展布其事爲詩，總括其事爲頌，證又不同。』曾釗曰：『舒布猶言敷布，今詩全取賦名，故曰舒布爲詩，頌所以形容成功，總頌聲沉，故曰總成爲頌。』

註八 張杓曰：『從此至蓋云備矣，序各體文之源流，各體既繁，作者不一，故祇釋其義，或舉其名，不復言始自何人，與序詩賦異也。』左氏襄四年傳：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以箴王闕，章昭國語晉語注曰：箴，教也。文心雕龍曰：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

註九 曾釗曰：『說文曰：箴，醫也。通作鍼。蔡邕銘論曰：孔甲有盤杆之箴。太平御覽引李統翰林論曰：誡語施於弱遠。』

註一〇 熊景星曰：『嵇康琴賦曰：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陸機文賦：『論精微而朗暢。』

註一一 張杓曰：『禮記祭統曰：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著之後世者也。鄭康成曰：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文

賦曰：銘，博約而溫潤。』

註一二 張杓曰：『文章流別論曰：嘉美終而誄集。說文官部曰：誄，誨也。釋名釋典義曰：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

註一三 張杓曰：『釋名釋典義曰：稱人之美曰讚，讚，舉也。纂集其美而叙之也。漢書趙充國傳：成帝時追美充國，召黃門侍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曾釗曰：『漢正曰：圖畫也，像，亦作象。御覽引李統翰林論曰：容象圖而讚立。』

註一四 張杓曰：『答客，謂東方朔答客難，班固答賈逵也。』曾釗曰：『指事，蓋七類，如七發說七事以發太子是也。』

國故概要教材選輯之一

六

註一五 張杲曰：『戰國策，靖郭君將城薛，謂閭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因見之。客趨曰：海大魚，後漢書曹娥傳。』

〔注引會稽典錄，鄒卿淳作曹娥碑，據筆而成，無所點定，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齊白。三言八字，皆指隱語。漢書藝文志，隱書十八篇。〕

〔曾釗曰：『文心雕龍云：有韻者文也，則此三言八字，皆是有韻之作，疑卽文章緣始所謂離合體也。古書文志，隱書十八篇。』

引李經提神契曰：寶文出，劉季握，叩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以出擁北服爲韻，是三言之文也。魏志注引語林，楊修爲魏主引孝經提神契曰：寶文出，劉季握，叩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以出擁北服爲韻，是三言之文也。魏志注引語林，楊修爲魏主

曹操主懷，至江南，讀曹娥碑，碑背有八字，詞曰：黃絹幼婦，外孫齊白。以婦曰爲韻，是八字之文也。孔融四言離合體，實本於此。』

余監撫餘閒，居多暇日〔註二〕。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

代〔註三〕，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

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翦截〔註三〕。老莊

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註四〕。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

士之端〔註五〕，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邱，議稷下，仲連之却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

奇〔註六〕，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

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繁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註七〕。若其讀論之綜紐辭采，序述

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註八〕。遠自周室迄于聖代，都爲三十卷，名曰文選云

爾〔註九〕。

註一 張杲曰：『從此至大牛驢矣，序所以選文之意。』

註二 張杓曰：『七代，周秦漢魏晉宋齊也。』

註三 張杓曰：『此序所以不選六經之意。』

註四 張杓曰：『此序不選諸子之意。』

註五 張杓曰：『從此至亦所不取，序不選戰國策及兩漢奏疏之意。』

註六 張杓曰：『李善注曹植與楊德祖書引魯連子，曰：齊之舞者曰田巴，排於狙邱而譏於機下，毀五帝，卑三王，一旦而服千人。史記魯仲連傳曰：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破趙長平軍，圍邯鄲，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謂趙王，意秦昭王爲帝，仲連適游趙，見平原君，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魯連見新垣衍，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矣。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史記酈食其欲立六國后以樹黨，漢王以問酈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曰：賢能復敗乃公事。張良傳曰：封良爲留侯。陳平傳曰：更封平爲曲逆侯。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后，常以護軍中尉從擊滅秦，陳緡絳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

傳曰：更封平爲曲逆侯。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后，常以護軍中尉從擊滅秦，陳緡絳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

註七 張杓曰：『此序所以不選之意。杜預左氏傳序曰：記事者以事報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

註八 張杓曰：『此因集內有史傳讀論序述諸文，故申明其入選之意也。』熊景星曰：『宋書謝靈運傳論曰：紛披風什。李善注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此言篇什，篇謂文，什謂詩也。』

十篇同卷，故曰什。此言篇什，篇謂文，什謂詩也。

註九 林伯桐曰：『原夫詩筆並稱，華實兼重，義歸典則，體別空疎。八家之選，沿自前明，朱右導源於先，茅氏擅名其後，偶然品目，流爲丹青，幾似一編之外，盡畫鴻溝，八代所存，不煩鱗次。至於未親六甲，妄號名家，不讀三經，幾稱作者，此則後來之失也。夫昌黎諸篇，猶懷文而抱質，河東一集，皆振采而負聲，選實蹈虛，亦兩宋爲甚耳。時文體代變，各明一義，魏晉唐宋，皆有末流，補救相資，似不必琴瑟之專聲也。但熟精選理，則規矩守乎高骨，若崇尚空言，則裁削等於弁髦，權衡輕重，公論在人，然則潮總集於先河，

國故概要教材選輯之一

仰選樓之鈴鐺，斯序所云，固不謬之俎豆也！

凡次文之體，各以彙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附 阮元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經室三集卷二

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後選也，非文則不選也。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爲文也，故昭明文選序後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爲文，始以入選也。或曰：昭明必以沈思翰藻爲文，於古有徵乎？曰：事常求其始。凡以言語著之簡策，不必以文爲本者，皆經也，子也，史也。言必有文，專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古人言貴有文。孔子文言實爲萬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威韶之合節，非清言質說者比也，非振筆縱書者比也，非信屈澁語者比也。是故昭明以爲經也，子也，史也，非可專名之爲文也；專名爲文，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

自齊梁以後，溺于聲律，彥和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得謂之不正。自唐宋韓柳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爲八代之衰而矯之，于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爲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經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謂文者鮮矣，合于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更鮮矣。其不合之處，蓋分子奇偶之間：經子史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尙偶；文選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尙奇。如必以比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則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韻語凡三十有五，豈可以爲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況班孟

堅兩都賦序及諸漢文，其體皆奇偶相生者乎？

兩都賦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語公卿二比，即開明人八比之先路。明人號唐宋八家爲古文者，爲其別于四書文也。爲其別于駢偶文也。然四書文之體，皆以比偶成文。『原註』：『不比不行，是明人終日在偶中而不自覺也。』且洪武永樂時，四書文甚短，兩比四句，即宋四六之流派；宏治正德以後，氣機始暢，篇幅始長，筆近八家，便于摹取，是以茅坤等知其後而昧于前也。是四書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爲一脈，爲文之正統也。

原註：『明史選舉志曰：『四子書命題代古人語氣，體用排偶，謂之八股。』』

然則今人所作之古文，常名之爲何？曰：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爲宗，皆子派也；惟沈思翰藻乃可名之爲文也。非文者尙不可名爲文，况名之曰古文乎？

或問曰：子之所言偏執已見，謬託古籍，此篇書後自居何等？曰：言之無文，子派雜家而已。

阮元文言說

經室三集卷二

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始傳久遠；其著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原註』：『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

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難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

原註 說文：「言从口从辛，辛怒也。」

《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原註二：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學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即如樂行憂違，偶也；長人合禮，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閑邪善世，偶也；進德修業，偶也；知至知終，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聲同氣，偶也；水溼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極天則，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內方外，偶也；通理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原註三：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原註一 說文曰：詞意內言外也，蓋詞亦言也，非文也。文曰：修辭立其誠，說文曰：修飾也，詞之飾者乃得爲文，不得以詞即文也。

原註二 考工記曰：「青與白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說文曰：「文錯畫也，象交文。」

附李祖望文言說 錄不啻齊文集卷一

解者曰：『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又曰：『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又曰：『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案古之所爲文，無不如此，皆深服膺其說；然每疑古人文章之文如此。乾坤文言之文常不如此。謂文言多用韻，文言有不韻者矣；謂文言多用偶，文言有不偶者矣。蓋卦辭爻辭，皆文王作文言者，文王卦辭爻辭之言，孔子爲之傳，所以闡文王卦辭之言，故文言傳爲孔子十翼之一。陸德明音義，引梁武帝云：『文言是文王所制，後人誤解，幾以文言爲文王自言，而不知文言乃釋所以稱文言之故，蓋總文王之卦辭爻辭而解之也。』

況乾坤之文言，明明皆就卦辭爻辭，推釋其義。凡明釋其義用「者」字，如乾之文言「元者」「亨者」「利者」，「貞者」，又曰「乾元者」「利貞者」是也。有不用「者」字，而亦明釋其義者，如坤之文言「坤」字「直」字「方」字之一字爲句，一以釋卦名，一以釋爻辭。六二直方大之義，與乾之言「元者」「亨者」例同。

明其正義，用「也」字。玉篇「也」字注云：『所以窮上成文也。』如乾之文言「善之長也」「嘉之會也」「義之和也」「事之幹也」「潛龍也」「君德也」「下也」「時舍也」「行事也」「自試也」「上治也」「窮之災也」「天下治也」「始而亨者也」「性情也」。坤之文言「其正也」「其義也」皆是。至乾之「純粹精也」「旁通情也」「以御天也」「天下平也」，坤之「弗敢成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美之至也」，皆贊乾坤之體，不在此例。